

生活,日復一日。

充滿破瓶子和弟弟。

當太陽從地上昇起,我卻從枝頭脫離,

掉進呼嘯著的地下。

「不,是地下鐵路」,生活糾正我:「是黑暗 和流逝。」

但這時我還新鮮,飽滿而多汁。

這些破瓶子……這些言語

踏過一個個干癟的身體,我到書店上班 ——辨認我,我就是書店裡唯一

不能看書的那人。

啊生活,生活日復一日。

我就是對每一個顧客說:

「《生活》已經賣完了。」的那人,我說: 「一日後可能有貨,你到時可以來問一問。」

但破瓶子還是沒能戰勝舊報紙;

生活還是想擠去我心中的每一滴墨水。 「非要我發作不可了!」

就像鳥雲催逼暴雨,

我陰沈著臉,順手就給了生活一巴掌—— 啊,日復一日,

這巴掌多麼軟綿無力。

我搓揉著麻痛的手,

又賣出了幾本快樂的書、光明的書。

但就算在情人家裡

我也未曾如此渴望逃入黑夜——

當我在一本本封閉的書中泅潛了八小時, 我多想打開一本詩集

喘一口氣。

當我終於離開書店,又走回潮濕地鐵站——

我開始相信,但願我能相信—— 如果車輪輾碎我殘餘的花瓣,

我就能再

開始新的一天。我又能在星期日至五生活、昏睡, 在星期六捐錢、買旗,並且開始相信

天上有一個神,

會因此對我有點偏心。

98. 6. 20